

校园故事会

# 潇洒了一回

魏滨海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校园故事会  
潇洒了一回

魏滨海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 潇洒了一回

魏滨海 著

陈运星 插图

倪基民 装帧

---

责任编辑 金建华 美术编辑 倪基民

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杨林炳

---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5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93,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印数 8,000

---

ISBN 7-5324-3259-9/I · 1365(儿) 定价:5.50 元

## 内 容 提 要

当代中小學生最關心的是什麼，他們正在想些什麼，追求些什麼，又正在為什麼而苦惱……这样的问题我們可以在這本《瀟灑了一回》的故事書中找到答案。

本書系青年作家魏濱海所著。所有故事寫的全部是當代中小學生自己的故事，諸如寫中學生朦朧情感的《生日卡之謎》；寫少年煩惱的《先進的苦惱》等等，正因為都是發生在小讀者自己身邊的故事，所以你讀後定會備感親切。

## 目 录

潇洒了一回 .....	( 1 )
心事 .....	( 9 )
勇敢 .....	(16)
探望 .....	(20)
你有一个小秘密 .....	(30)
生日卡之谜 .....	(36)
温柔的压力 .....	(43)
余震 .....	(52)
冷冷流星雨 .....	(64)
诺言 .....	(72)
爸爸的红鼻子 .....	(78)
消失了,笼在心灵上的彩光.....	(84)
珍品 .....	(96)
先进的苦恼.....	(105)
没有遗憾的两分.....	(114)
绣金丝的蝴蝶结.....	(122)
丢了语文书.....	(128)

银蛇追踪记.....	(134)
西市梢,有个糟老头 .....	(140)
给爸爸寄信.....	(151)

## 潇洒了一回

主持人含笑提问：“用最简洁的词概括你心目中中学生应有的风度。”

参赛者纷纷举手。

一个圆脸蛋的女生抢先回答：“学习好，身体好。”什么呀，文不对题，还抢先呢。

又一小个子男生站起，挺响地答道：“潇洒！”好，我情不自禁为他喝彩，概括得多绝，真是一语道出我心中的话，我为这个不知名的小个子朋友鼓掌，一激动，差点没从椅子上翻滚下来。

妈妈抱怨说：“看电视也不安分，快十五的人了……”

翻滚下来就不太潇洒了。我一缩头没吱声赶忙坐正。对父母的数落不必太顶真，你辩解一句反而会招来十句，他们有天然权利教训你，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别理会，他们说说就会没趣的。

这是不是潇洒？

我从不认为自己长得多么帅，个头还可以，一米七二点五，就是偏瘦，我暗暗担心会不会长成豆芽身材，所以我注

意体育锻炼，主要是篮球运动。可我认为潇洒跟英俊、魁梧不是一回事，那是一种气质、一种风采，我记得在杂志上也看到过这种说法，不会错。

有时候上课时我的思绪会飞扬起来，尤其在某些枯燥乏味的课上，我不想具体说出是哪些课，否则这些任课老师知道后会不高兴的。我幻想得最多的是自己成了奇侠佐罗（是阿兰·德隆饰演的那个），披着斗篷、骑着骏马，一声嘶鸣，挥剑而去，专劫富济贫，救出被坏人抢去的美丽女子（这个女子常由班里最漂亮的施风云扮演），然后扬鞭而去，消失在天边，给人们留下神奇的传说……

可是现实生活中能表现潇洒的机会太少了，少得可怜，即使你非常想潇洒也潇洒不起来，广播操、考试、作业、保洁区，光这几样就够你受的，要是佐罗真的在我们班里，也不得不每天一早垂头诵经似的背单词，晚上在台灯下的习题堆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抠，变成个窝窝囊囊唯唯诺诺的凡夫俗子，佝偻着背，戴上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剑术在这儿可没人崇拜。

我在这种环境里却表现出了应有的潇洒。就说走路姿态：步子迈得不大不小，身体放松，随意地瞅瞅周围，幅度不能太大。再有趣的事也不要流露兴趣十足的样子，多少显出点漫不经心，跟同学谈笑风生要自然，笑得爽朗但不能太响，否则别人当你是傻哥儿。

当然最显示出潇洒劲的是在篮球场上。我是校队的左边锋，驰骋球场那才叫过瘾。传球、晃闪、三大步、运投，每



一招都让人羡慕甚至迷恋，这是我从观看球赛的同学们的神情中看到的，每当我来几手漂亮招式，他们就跷起拇指大叫：“哥儿们，漂亮。”至于那些女生，我就不便多说了……

你知道我最瞧不上什么人，就是那些终日心事重重眉头打了死结的朋友，我真该叫他们一声朋友。什么屁大的事就弄得他们如此不舒畅，无非是考试丢了几分，卫生值日忘了被老师不点名批评几句，甚至某个同学的作文在某份报纸上刊登出来……

遇到这种人你猜我怎么着，上前拍拍他们的肩：“朋友，潇洒点。”不用多说，他们顿时脸上有窘色，或有愧色，当然也有人朝我一翻眼，意思是你不懂，你那份故作深刻状我还不懂么，真是……

虽然这样，我还是惭愧，难以真正地潇洒起来。球赛毕竟是少的，而且打了几个臭球那嘘声也并不好受。再说功课那么紧张，稍不留意掉在后面，那就让人笑话了，你潇洒，别人叫你“小傻”，所以面上漫不经心，内里要暗暗使劲。在家里更不行，父母数落，只好闷着头别出声。

因此遇到机会真正潇洒上一回，连自己也会陶醉的，就像那个星期天下午。

想起那天，眼前就跳动起四月的缤纷阳光。那时悬铃木开始张开嫩绿的巴掌形的叶子，惊喜地承接着匀匀洒下的阳光，空气中充溢着从城外连绵的田野吹来的新翻的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大街上自行车川流不息，脆亮亮的铃声带着一闪一闪的光泽响成一串。

我信步走在街沿上，口袋里揣着十四元钱，一笔不小的财富，这是外婆前天回苏州乡下时悄悄塞给我的。一张十元两张二元。外婆特别疼我，她走时抹眼泪，说年纪大，心脏又不好，不知哪一天就……我心里也酸酸的。

爸爸妈妈不知道这钱，否则他们一定会以他们的意愿来安排它们，他们不止一次或明或暗表示过，一个中学生拥有一定的金钱，往往是走下坡路的开始。他们哪知道，在同学中间有钱是一种骄傲，囊中羞涩是潇洒不起来的。

譬如，我此刻去买一盒小虎队的录音带，多少有点争口气的性质。这盒带子在何其亮家里听过三次，还不过瘾，那种充满青春活力的轻快的歌声，能让人身上每个细胞都随之感唤而跳跃，何其亮见我如痴如醉，随口说：“你自己也去买一盒呗，又不贵。”当时我觉得自己的耳根热呼呼的。

就为这，我也要买一盒。

录音带柜台就设在书店里，一边闹一边静，相互调剂倒也合适。我进去一眼就看到小虎队的盒带《青苹果乐园》，马上掏钱买了一盒。捧着它我真想马上奔回家，放进录音机里好好享受一番，但我控制住了自己。沉不住气也是幼稚的一种表现。

我看看柜台里的五光十色的盒带，看到两种克莱德曼的钢琴独奏小品，不禁心旌摇荡，我特别迷醉他的《秋之私语》，还有《致爱丽丝》，我忽然想，其实我只要买一盒克莱德曼，用它去和何其亮的小虎队交换欣赏，不是两全其美？这主意倒挺不错，跟营业员提出换一盒，大概问题不大吧，包

装纸又没拆开。可是万一遭到拒绝呢？再花钱买一盒有点不舍得。正在犹豫之际，过来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弯着腰在柜台前东瞅西瞅，我便不想提出换了。不管怎么说，自己拥有一盒小虎队毕竟是快活的，况且，我已经说过，多少有点争气性质。

这么一想，我轻松了，将盒带装进兜里，一个潇洒的转身，向对面的图书柜台走去。

书柜里架子上陈列的大多是些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档次高点的书不多，我也曾读过一阵武侠言情，不过很快就不读了，觉得老是那种味儿。这是文化品位提高的标志。

少儿图书种类倒不少，可我一年前就将自己划出少年的范畴，虽然卫生课本或心理书上不同意。我一向认为，一个人成熟与否，年龄不是唯一的标准。我绝没有说自己是早熟或早慧之类的意思。

我所剩下的钱看来是不会交给书柜营业员的，因为架子上不可能突然出现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蒲宁小说选》。

在那儿瞅录音带的女孩也过来了，她一盒也没买，一到书柜前就伸长脖子（大概有近视）往里面架子上瞧。

我从来没见过她，她肯定不是我们学校的，全城有四所中学，我们学校的人见了多少有点面熟的。她边看边往左边移动，不一会移到了我的前面，我只好退后一点让她。她没察觉完全挡在了我面前，全神贯注的。

她对营业员说：“请你将那本……”说着一甩头发。

她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刷地飞扬起来，我正往一边走，几缕头发拂在我的脸颊上，柔滑的乌发带着某种淡雅的馨香，使我产生微痒而奇异的感受。

她发觉自己头发甩着人了，回过头来说了声：“哟，真对不起！”就回过头去翻看营业员递上的书。

我只感到她的眸子明亮地一闪，像一片飞晃而过的春阳。

噢，我决不是你可能会想到的那种人，不是。我跟女生相处一向落落大方，十分轻松，有时也随便地开开玩笑，没有什么不应有的想法。此刻也没有。

我打量她一眼：一个相貌并不出众的女孩，脸庞不大，一双眼睛弯成小小的弧形，很甜的，多少有些腼腆的样子。

那是一本厚厚的烫塑封面的书。她仔细地看看目录，又认真看了几页。

营业员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你要吗？”并作出将书收起来的姿态。女孩子的脸微微一红，点了点头。

营业员将书翻过来，看了一眼定价：“七元八角七分。”

我不禁咂舌，真贵。看来这个女孩是真的喜欢这本书。我瞟了瞟封面：《世界当代抒情诗选》，对她有点刮目相看，阅读层次挺高的。就我接触，这样的女孩并不多。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钱来，好几张一元的，一叠角票，她一张一张点着，似乎不够，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几张一角的和几个钢镚，钢镚在玻璃上叮叮当当跳了几下。营业员没有接钱，斜睨着说：“六元四角九分，还缺……”

女孩子又掏口袋，伸出来还是空的。她的额角沁出细细的汗珠。营业员不将书收起来，只是冷冷地等她，好像在拖延她的难堪。

这时不知怎么的，我连想都没想，将一张两元的钞票丢在女孩子的一堆钱上面。女孩子一愣，转过头看着我，耳边腾地飞起红晕，红了整个的脸蛋。

她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没说出来。我也为自己这一突然的举止而意外，只得对她点点头，然后转过身离开书柜，走出书店，踏上大街。我一句话也没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对我这两元钱，是买下那本书呢还是不买。

我庆幸她没有当场拒绝我，也没有追出来把钱给我。为此我还真感谢她。

我骄傲，为一个不知姓名的女孩子解了难，这一举动称得上潇洒吧，决不亚于佐罗的侠义壮举。我没有任何私心，因为那女孩不知道我的姓名，甚至没看清我的面孔，我不图任何报答，这才是真正的潇洒。

我最佩服自己能赶紧离开，不留下来听一句感谢的话，说实话，留下来那才叫难堪呢，她难堪，我也难堪，算什么呢。真正帮助别人就应该这样。我的内心感到无比轻松和快乐，轻松得像天空中一朵云，轻盈舒展，快乐得真想吹一支透明的口哨给这被初春阳光浸润透的城市……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也都刚做了件好事，眸子晶亮，情绪昂扬，步履急促，明晃晃的橱窗玻璃上映着的太阳一路跟着

我，要不是我的手偶尔触到口袋里硬邦邦的，早已忘了还买过一盒小虎队……

自那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就感到甜滋滋的，我在想那位女孩买回那本书去，心情一定也不会平静，她会想些什么呢？但愿她能理解这只是一个男子汉对处于尴尬境地的女孩的一种帮助，别无其他意思，不要产生误会，但愿她也不会那么傻，一翻开那本书便想起那天……

我们这个城市虽然只有七万人，但两人偶尔相遇的可能性很小，就像一条河里的两条鱼，再说她的长相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模糊糊，若隐若现，她不属于那种让人见一眼就留下很深印象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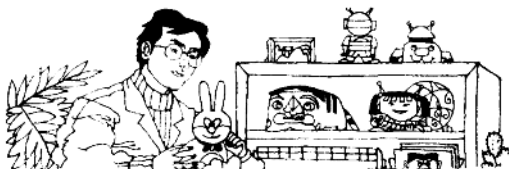
那一阵我下了课以后，就不由自主地溜达到书店里来，在书柜前东看看西瞧瞧，也不想买什么书，有时去看看录音磁带，其实也没什么目的，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我突然一惊，我是不是潜意识里……想再相见那个女孩，但我清楚自己，一旦真的遇见她，我会悄没声地躲开的，我怕见到她，她一旦认出我还我两元钱，那该多扫兴呵。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不是有早恋意识，对她甚至谈不上友情。一个月、两个月……一个学期过去了，我没有见过她。她可能早忘了，而我潇洒了一回就一直放在心上。

两天前，我忽然悟到了，别的不说，就这事，其实我是多么不潇洒呵，真正潇洒的人早就没事了。我只得拍拍脑袋自嘲：“朋友……”

由此可见，潇洒是不容易的。

# 心事



烦恼往往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悄然而至。

我和李聪从文化馆看罢录像出来，时间还早，他说去逛逛小商品市场。我说小商品有啥看的，针头线脑、假领鞋子垫什么的，咱们男子汉可不兴去那儿。我说勤生街上开了一



片叫“精雅礼品屋”的，你去见识过么。他说没有。我说该去开开眼界，咱班的女同学们轮流往那儿跑，听说有许多时髦流行的小礼品，有的在港台也刚刚兴起呢。他说，那不过是女孩子们的去处，不过瞧瞧也可以。

就这么着，我们踏进那间虽是简易结构却装饰得绚丽多彩的“礼品屋”。店里满墙满柜的布娃娃、八音盒、各种动物玩具以及来自香港、台湾、美国和大陆的各种贺卡，永动器在一晃一动，几条串起来的小彩灯在一闪一烁。店主是个比我们大不了三四岁的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描着细细的眉线，端坐在里面，真像童话国里的小公主。

李聪嗽了一声，瞪大眼睛东瞧瞧西看看，没见过世面似的，我替他那样子难为情。我以漫不经心的神情瞅着，心里却想，如果我考不上大学，也开这么个小店，挺有情调的。

李聪最后挺有兴致地观赏起一张张贺卡。我问：“买一张送人怎么样？快到元旦了。”

李聪犹豫了一下，凑近我耳边：“我想送孙丽娅一张，就是……不太敢。”

这家伙原来动这脑筋，真瞧不出。孙丽娅是三班的，短跑运动员，长得挺可爱，娃娃脸。难怪李聪那么爱看校田径队训练。他还说过，孙丽娅如果搞文艺，肯定能成个出名的演员。我当时没在意。

我朝他挤挤眼：“那就送呗，怕什么，孙丽娅真的不错。”心想你准碰钉子。

他的脸一红：“你这家伙想哪儿去了，我可没别的意思，就祝她新年快乐。因为她的叔叔跟我爸爸是同事。”

牵强附会。我说：“你拣一张吧。”

他歪着脑袋以可爱的认真精神在琳琅满目的贺卡中左看右瞧。我指着一张印有“Love you”的说：“就这张吧。”



李聪一挥手：“去你的。”

我说：“第一次要送张高雅的，别显得小家子气。”

他迟疑道：“还不太认识，太贵重好么？”

“你呀什么也不懂。”我指着一张豪华型的，画面是淡蓝的雪景，低矮的白色小屋，玉雕似的小树，透着静谧的美，说道，“就这张吧。”

柜台里的姑娘马上说：“六元。”

我和李聪都一愣。姑娘说：“这张品位高，不俗气。”

我替李聪说：“就这张吧。”我想别让姑娘瞧不起咱。

“就这张吧。”李聪多少有点无奈。他手往口袋一插，“哟，我只带了一元。”

“我有。”我想都没想，掏出五元递上。

走出礼品屋，他说：“今晚我就寄出。”那神情像在宣誓。

第二天早自习后，我诡秘地问李聪：“怎么，寄走了？”他嗯了一声，好像有点烦躁，还不时地朝三班那个方向瞧瞧。他没有提起借钱的事，我当然也不便提。

一直到下午放学，他都没提起。我知道这家伙挺要面子的，大概昨天他回家没有讨到钱。谁都有这种尴尬的时候。

又一天，他还是没提起，连贺卡的事也不提。

又过一天，我谈起孙丽娅，他连话茬都没接，却将话题转到马拉多纳吸毒的新闻上。他挺激动，挥着胳膊为马拉多纳辩护。

我心里沉沉的，老像有什么事搁着，细细一想，就是这五元钱。我不是小气，五元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少。我